

中國價值觀念體系的重建

陳勳武著 勞寶霞譯

中國在今日一片改革開放聲中，人們對精神價值的爭拗絕不遜於對四個現代化的爭論。共產主義價值觀的信心低沉，為西方民主思想的引進和中國傳統價值的復興提供了一個發展的空間。「自由」、「解放」、「自我價值的實現」、「自立」、「自律」、「自力」、「社會角色」、「真、善、美」、「理想」、「人的精神」等一連串詞彙和理念，正不斷衝擊著中國今日的精神價值系統。除現存共產價值與非共產價值的衝突之外，一個新戰線又在中國漸漸興起來。這是一場中國傳統價值與西方民主思想的較量戰，中國傳統思想的觀念包括：守禮、

服從、正義、集體團結、紀律、忠誠等，而西方民主思想的觀念則包括：個人自由、權利、自主、選擇權等。這場較量戰的前線並非只是中國今日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道德爭論問題，也是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十年或下一世紀期間，在塑造其道德價值及精神系統時的決定性因素。

「復興」一詞特別顯出傳統價值在今日中國的重要地位。中國的傳統價值如：守禮、服從、正義、集體團結、忠誠等觀念，對中國大陸人民的公眾生活和政治活動影響深遠，甚至自一九四九年共黨執政以後依然如此。這是一套人際關係的傳統規則，

不單在傳統架構之內，如：家庭和社會；也在黨和解放軍之間。它們是一套中國倫理要旨，創造出中國的「倫理空間」(“ethical space”是Charles Taylor的用語)。身為中國人，自然植根在這些價值之上，並需從這些價值中汲取倫理的素質。在目前中國重建精神價值的背景下，「復興」一詞亦特別用來指出傳統價值的新意義和生命力。例如：「自律」是一個傳統價值，但中國目前在邁向「四化」的過程中，受著西方自由和自治的價值衝擊，「自律」又有其新的意義和活力，它指的是忠於制度和禮教，而非盲從或愚忠。除此之外，「復興」一詞也特別用來指一套受中國傳統影響而衍生的新價值，例如：「自立」、「自力」和「理想」等概念是受「真我」這傳統觀念影響而生的。「真我」之意是自治、自我依賴和自主。無論如何，「復興」一詞是要指出中國正在改變，中國就是這樣繼續以其傳統遺產來作為生命的靈感。

傳統價值的復興為中國的民主發展帶來新挑戰，

但亦同時為中國的民主發展注入新啓迪。因為至少在很多重要的問題上，傳統價值和藉傳統而生的新價值與西方所詮釋的民主精神有很大分別。因此，要在中國提倡民主，便要盡量公平看待中國的文化傳統和實際情況。這並非鬧著玩的比喻，而是基本的事實和有效的主張。

縱然民主、個人自由、權利和選擇權等價值與中國傳統價值有不少倫理性的衝突，但我們必須明白，上述傳統價值的原意是為建設一個和諧和強大的中國，而非一個分裂和充滿爭鬥的社會。可是，這些價值不單抹煞了個人自由、權利、自治權和選擇權等價值，還鼓勵盲從和歸順。例如：守禮不單指認同個人的社會地位和責任、服從一套社會秩序（如：五倫之教，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等各有其責任。）及盡忠職守，還要人至死不渝地履行這些責任，甚至犧牲自己的自由和權利也在所不計。此外，自律要求人自主、慎於行和思禮教。而守正不阿就是克制利慾。總括來看，這些傳統價值有助

培養集體團結感，增進團體與社會的和諧，將個人的利益和成就拋諸腦後。所以，當民主思想被引進中國時，它與中國傳統思想的衝突是無可避免的，因為民主所帶來的是個人自由、權利、自治權、多元化、各種利益的融合等等。因此，當鄧小平回應近期有關人權的爭議時，他毫不客氣地回應說：中國對人權的觀點與西方是不同的。（參考：《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別以為鄧小平這番話是輕率之言，它反映出被傳統價值所影響的中國人對個人權利的看法，這與被西方民主價值所孕育出來的權利觀念大相逕庭。

中國傳統價值與西方價值衝突的關鍵在於對個人觀念的不同了解。中國傳統以個人的社會地位來評價個人的道德優劣，視個人為社會的從屬。中國傳統價值中的守禮、服從、紀律、正義、集體團結和忠誠等觀念，都基於上述的個人觀念，務求從不同角度來說明如何做一個好的「社會人」。另一方面

面，西方對個人的觀念是較為個人主義的，視人為「神性不可侵犯的個體，按 John Rawls 的話，就是「人性不受規範」。換句話說，就是個人的道德優劣不由個人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認受性來決定，個人的自由、權利和自治權不但是必須的，更是不可剝奪的。總括而言，中國傳統的個人觀念強調社會先於個人，而西方卻剛好相反。

縱然中國傳統價值與西方民主價值有不少分歧，但仍能彼此相容，互補不足。其實，相互矛盾也並不代表是水火不容的，例如：守禮的價值與自由的價值並非不能共存，自由不一定否定守禮；守禮也不一定否定自由，二者反而能互相補足。如果團體的所有成員都能守禮，每個人的自由和權利都可得到保障。Richard H. Brown 在其著作《以社會為本》一書中指出，事實上，甚至在美國這個民主社會裡，守禮仍是日常生活的規則。今天，沒有規範的自由和沒有原則的選擇等話題已不再敏感。極端個人主義不單對未來的中國民主有害，對所有民主也不利。

因此，我們必須明白，中國傳統價值與民主價值的衝突全建基於制度之上。事實上，中國傳統價值與西方民主價值是能互補不足的，前者有助後者摒棄個人主義、二元主義和物質主義；後者有助前者減少極權主義和高壓手段。

從中國民主的角度來看，假如我們說民主價值勝過中國傳統價值；或中國傳統價值勝過民主價值，均是不當和不負責任的。但卻並非說這兩種價值是難以協調或不能以同一標準來衡量的，二者反而是各有所長。此外，有民主便有分歧，民主的力量也是來自分歧的。因此，我們便需研究Richard Bernstein所慣稱的「各種不同價值彙集」共存的客觀條件，即中國傳統價值與西方民主價值互相補足的條件。正因如此，我們便該討論重建民主式的中國傳統價值及重建「中國式」的民主價值的問題。我們首先要摒棄Bernstein所說的「非此即彼」的想法；即不能假設我們只可在中國傳統價值或民主價值中任擇其一，而應告訴自己：中國傳統價值該加上民

主的成份；或西方民主價值該加上一點「中國特色」。

讓我們先來談談以民主方式來重建中國傳統價值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為個人自由、權利和選擇權創造一點空間，摒棄如：盲從、歸順、不加批判的禮教等觀念。因此，守禮不再指盲目或慣性地地遵從制度、封建和傳統來行事；所謂適當的行動和想法該包括個人思想和選擇的自由，例如：適當的行動或想法並非只由規則或法規來肯定，而是該選擇好的規則或法規來遵守。顯而易見，在重建傳統價值的時候，我們必須改變對某些概念之間的關係的舊有觀念，如：義與利、自由與紀律、個人與集體、利益與原則等關係，特別是傳統認為義與利水火不容及社會整體福祉凌駕在個人權利、個人自由及個人利益之上的觀念，更應及早放棄。這些觀念基本上是有缺陷的，甚至否定了中國爭取民主的理據。衆所周知，爭取民主是正確和對中國有利的，不單對中國和全體人民有益，對每個中國人

也會帶來好處。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兩個僵化了的觀念已成爲極權主義的來源，以社會整體利益、世界真理和人類使命爲名，嚴重損害個人的權利、自由和自治權。

接著我要探討的另一個問題是：重建中國化的西方價值觀念。正如前述，西方民主價值表現得太個人化、二元化和物質化。如我們不加區別地把個人自由、權利、自治權等西方觀念強加在中國身上，對中國的文化傳統和中國目前的「四化」建設同樣是不公平的。對中國的文化傳統不公平，是因爲這無疑輕視了傳統重視集體及社會和諧的看法，更漠視了傳統所認許的文化接受能力。對中國目前的「四化」建設和開放改革路向不利，是因爲改革不單需要創造力和基本自由（爲 Rawls 來說），還需要責任感和集體團結精神。此外，極端的個人主義也是不對的。我們今天已再無理由把個人與社會對立起來，反而該視個人爲促進社會成長的動力，而社會亦是個人權力的泉源。無論如何，當我們爲民主

的理想傾盡全力時，我們必須讓守禮、自我犧牲、正義、集體精神、紀律和忠誠等中國傳統價值得到發展的空間。在重建民主的價值時加上一點中國特色，使它們無論在理智和道德方面都更容易爲中國人所接受。當然，所謂「中國化的重建方式」並非指「偷樑換柱」或以假亂真，也不是說只保持民主的外貌而加進極權主義的內涵，而是以一種切合中國文化和國情的方式來重建民主的內容。

最後，中國在重建價值時，應把它放在「四化」的大前題下來研究。換句話說，價值重建與「四化」過程中所出現的重建制度、思想形態和習慣等問題息息相關。要重建價值，需有實際的敏銳觸角和創作精神，因爲我們並非爲重建而重建，而是爲中國的現代化來重建。因此，價值重建的方案必須與中國的「四化」計劃協調，特別是與現代化有關的合法利益和實際內容（如：政治穩定、國家統一的問題）。因此，在中國重建和提倡民主價值，必須注意其真正成效、方法及過程。除此之外，重建制度

亦可能會帶來價值的重建。例如：要去除傳統價值中的極權主義因素，便要改革導致這種因素出現的傳統架構。所以，重建後的價值體系必定成爲重建後的制度的一部份，亦因此能察看在制度改變後所產生的新形勢及機會。除實際的敏銳觸角外，價值重建亦要求實際的創作力。換句話說，能從實際的環境、交談和行動中建立意義和價值，重建才算成功。價值重建本質上就是創作，並非只是一個守舊的行動而已。

總括來說，中國在民主的過程中會無可避免地導致重建價值的後果。中國要求民主的呼聲越高，不同價值系統的衝突便會日益加劇，尤以中國傳統價值系統與西方價值系統之爭爲甚。不同價值系統在今日中國的衝突，就是明日民主中國多種多樣價值並存的寫照：以個人自由、權利和自治權爲本，又不失紀律、集體性和團體性；在鼓勵多元化之餘，又強調社會和諧與領導權。總之，中國未來的價值系統與精神性是既開放又強權式的。無論如何，正

如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里特(Heracitus)所說：「戰爭(衝突)是一切之父；是一切之王。」(《赫拉克里特》，片斷第二百一十二節。)不同價值系統在目前中國的衝突，可能就是明日中國多種多樣價值並存的先聲。由是觀之，黎明正已破曉，一個新星群亦正在興起了。

□